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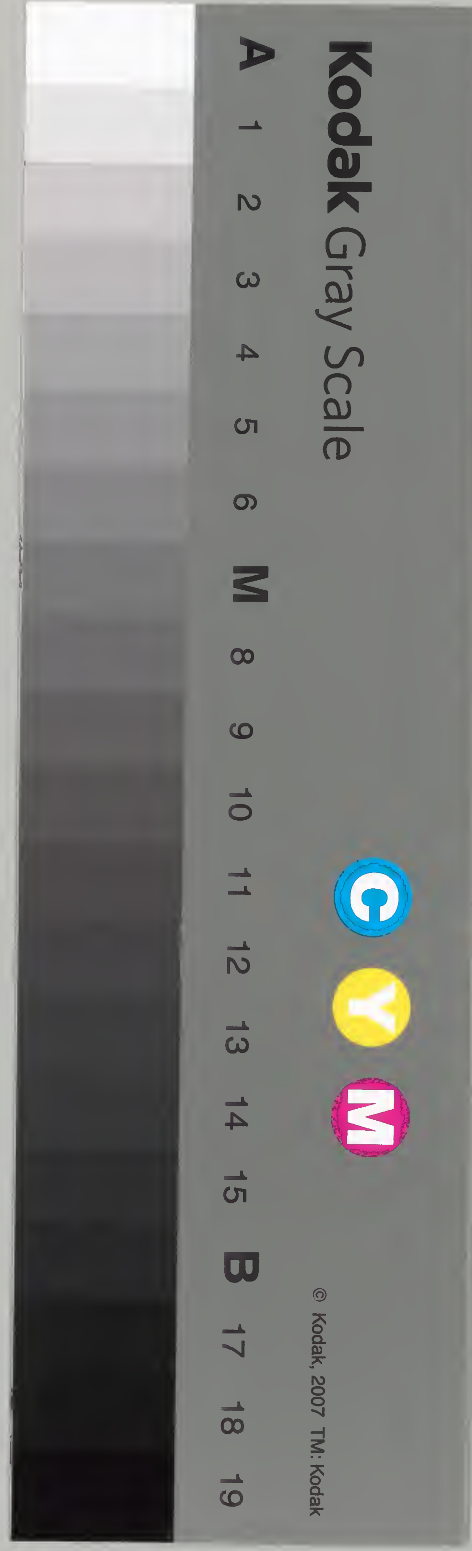
東坡集

三十八之四十

漢書門類			
一〇二二號	七四函	八架	一二冊

漢書			
特四十一類			
一〇三二號	一二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22
冊數	12 ( 12 )
函號	函 2 3



神道碑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一首

淺草文庫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岷除喪來

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

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

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

碑而又命臣軾為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

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

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

神道碑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鄞江衛氏謹誌

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  
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  
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  
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  
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  
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  
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  
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  
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  
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

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  
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  
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表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  
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  
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  
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  
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  
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  
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  
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癱未

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瘦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  
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  
所居里爲孝弟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  
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  
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  
權不己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  
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  
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  
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  
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

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  
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  
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  
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  
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  
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  
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  
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  
是時邵必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  
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

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晚歲不豫而

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 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茲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

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官官以結主假  
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  
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 上前者公陳其不可  
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  
之交結官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  
罪 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  
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  
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  
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  
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爲少獄以屢

空改修鹽法踈鑿瀆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  
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閒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  
廣諸郡曰仕官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  
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  
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  
不閱月爲度支副使 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  
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  
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  
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柰  
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

說也前此有 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  
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 旨督其事奏  
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  
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  
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  
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眾為不法  
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  
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  
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  
滎誼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

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  
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 上曰用趙某  
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 上謂公聞  
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  
公知 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  
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  
以慰搢紳之望 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  
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  
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

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  
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 朝廷事  
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  
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  
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  
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 宗廟社稷之福  
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  
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  
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為惡公知  
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

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  
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  
戍卒為憂 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  
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 上曰  
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 陛下  
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 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  
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  
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  
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  
宜清慎畏戢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



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劔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

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岷通判温州從公游。

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屺代還得見 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屹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屺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

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爲養氣安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屺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 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

成都尤為世所稱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  
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  
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  
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  
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  
霸為潁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  
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  
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  
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

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上即位之三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  
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  
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  
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 上命諸將按兵  
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  
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  
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

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

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

八州以至 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恤母去 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 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 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攀跣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 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恤母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 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

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辭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

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平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聶氏

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 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 濮安懿王當准 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 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 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

東坡志林卷之九  
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

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栢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徒見上



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  
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爲賓  
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  
則親之異己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  
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  
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  
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  
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  
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  
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

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  
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  
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  
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  
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  
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  
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  
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  
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  
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  
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  
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  
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  
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蓋其用捨大節皆  
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

懿王稱號 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  
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  
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  
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  
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  
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旣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  
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  
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  
昌祐妣索氏祖諱璠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  
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

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  
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  
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容  
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竒之曰大范恐不  
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  
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  
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  
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  
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  
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

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

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 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

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躉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旣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 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

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閒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

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

右諫議大夫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 仁宗山陵  
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  
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  
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  
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  
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  
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  
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  
下既考 仁宗又考 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  
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

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  
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  
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  
劾 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  
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  
群牧使旬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  
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  
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  
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  
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

東坡集卷三十一  
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  
且 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  
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賀易一人下其直以相  
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  
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 上前  
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  
也若 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  
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  
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  
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

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  
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  
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  
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温彈奏軾  
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  
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  
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  
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 陛下有納諫之  
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  
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



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政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

祿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白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

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  
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  
兄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  
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  
再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  
皇祐中又使胡援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  
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  
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  
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

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  
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  
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  
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  
李照樂下一律有奇 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  
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  
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  
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  
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  
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

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

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

東坡集卷二十一  
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  
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  
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  
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  
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嶽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  
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  
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  
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  
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  
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

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  
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  
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  
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世亦未盡知也其後  
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  
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  
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  
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  
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

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二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為天相君為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

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

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暮年而先君沒

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臯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臯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  
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  
頽然順善也爲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  
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續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  
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  
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東坡集卷第四十

釋教二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  
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  
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栴檀衆香莊嚴  
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  
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  
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  
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

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  
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  
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  
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  
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  
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量衆時見聞者皆爭  
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  
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  
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  
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

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  
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  
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  
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  
日貧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  
今者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事  
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  
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  
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



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  
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  
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  
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  
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  
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大悲閣記一首

大悲者觀世音之慈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

能無所聞始於聞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  
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  
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  
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  
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  
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  
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  
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  
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  
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

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  
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  
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  
香味交遺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  
即千首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  
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  
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  
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  
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

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  
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  
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  
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劔盾諸械器  
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  
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 并敘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  
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  
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  
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  
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徒臨汝過

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  
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爲塶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  
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  
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  
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  
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  
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  
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  
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

年紫金光聚飛為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  
力堅役使空界鬼與僊分置衆刹奠山川棺槨十襲  
閔精園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  
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  
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孺獪  
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逮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  
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  
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

大別方丈銘一首

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  
地獄天宮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  
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  
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  
曄如長虹問何為然笑而不荅寄之盲聾但見庵然  
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法雲寺鐘銘一首 并敘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園通禪師法秀住法雲  
寺寺成而未有鐘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  
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

千人元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  
銘曰

有鐘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  
闕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  
當知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圜空中師獨處高廣座  
卧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  
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一首 并敘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  
軾爲之銘曰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模鑄成無漏鐘  
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淡軒銘一首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  
色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  
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  
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  
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

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  
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  
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  
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  
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  
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  
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  
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  
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  
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

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貴相毗  
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爲正觀

阿彌陀佛頌一首 并敘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  
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  
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  
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  
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盡處則我與佛同

東坡集第四十一  
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  
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  
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魚枕冠頌一首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  
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  
湯火就模範巉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  
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  
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  
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

若見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 并敘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  
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  
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  
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  
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  
否則止病我與佛說旣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  
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  
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時長老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  
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閔諸有情不斷一切法  
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  
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一首 并敘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  
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  
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  
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

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  
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  
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  
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  
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  
所說懺悔文旣繁重旨亦淵祕一切衆生有不能了  
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  
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  
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



東坡集四十一  
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  
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  
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  
不求何獲既見母已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  
既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玉石偈一首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  
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遣君肝肺涼  
如水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  
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  
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  
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變相偈一首

我聞吳道子初作艷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  
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  
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磨衲贊一首

并敘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  
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  
試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

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

蘇軾聞而贊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蟲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

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  
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  
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  
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一首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  
是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  
喜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

一語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贊一首

字晏然

海口山顴犀顛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  
至百億千即妄而真是真晏然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淨故能照為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  
此反為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  
喜甲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  
即此為實

書楞伽經後一首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  
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  
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  
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  
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  
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  
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  
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  
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  
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

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  
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  
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  
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  
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  
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  
此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  
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  
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  
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園

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  
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  
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  
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  
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  
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  
亡子見父厭離之極燖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  
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噉即須吐出  
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  
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  
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  
慶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  
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  
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  
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卧病入室告別霜髮寸  
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槃桓

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東坡集卷第四十

寄藏

文廟宋元刻書跋

長昭夙從事斯文經十餘年圖籍漸多意方今藏書家不乏於世而其所儲大抵屬乾近刻書至宋元槧蓋或罕有焉長昭獨積年募求乃今至累數十種此非獨在我之為艱而即在西土亦或不易則長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散是理數也其能保無散委於百年之後乎孰若舉而獻之於廟學獲藉

聖德以永其傳則長昭之素願也度以宋元  
三十種為獻是其一也  
文化五年二月

下總守市橋長昭謹誌

河三夾書

